

# 十年生死祭

◎ 金鳳

王申西同志，我尊敬地呼喚著你的名字。你當然是聽不見的了。「同志」，這兩個字，在你如囚徒般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度過那屈辱的痛苦的十年時間，僅僅一次，一位善良的中年女工曾經這樣稱呼你。你悚然動容，極為感動。當然，還有你的女友S.D.。她不僅把你當同志而且把她溫柔、體貼的心獻給你！當然，還有你年邁的雙親，他們懷著那麼熱烈的希望，期待著你們家中第一個大學生，將會帶給他們晚年多少幸福與歡愉。不料卻是漫長十年苦難的折磨，最後是那致命的一擊！還有你的哥哥和弟弟，他們都是那麼尊敬你、愛你。還有你為數不多的幾位朋友，他們當然把你當作親密的同志。可是，他們不敢公開這樣稱呼你。此外，茫茫大地，偌大中國，你就如孤雁似地，在萬里長空獨自沉思和高鳴……

十年前，你不幸離開你那麼熱愛的國土和人間。人們為你奔走，呼號，抗議，鬥爭，為你恢復和爭取人的尊嚴和權利。「王申西同志」這尊稱，便不時掛在人們心上，掛在人們嘴里。不少人看了你的獄中《供狀》，理所當然要尊稱你為同志。雖然，你也許生前便知道，可能從「文革」時期便開始，社會上流行的稱呼是「師傅」。不管是對誰，對一位白發蒼蒼的教授，對一位身穿軍裝的解放軍，對一位妙齡的少女……統統稱之為「師傅」。「同志」，是50年代的尊稱。這個尊稱如今好像不那麼流行了。但是，你是很在乎，很重視它的。在你這樣一個一直被當作所謂「反革命分子」對待的人身上，「同志」的稱呼自有特殊的份量和涵意。可惜你現在是再也聽不到了，儘管千千萬萬人都這樣稱呼你！

王申西同志，你慘遭槍殺，血流大地，距今整整十年了。在你犧牲三年後，1980年秋天，我匆匆趕到上海，和幾位同行一起收集你的事跡，寫出初稿，到現在也有七年了。歲月催人，歲月逼人。你已停留在永恒的彼岸，不會再留心匆匆逝去的時間。活著的人，卻要計算，要爭取最寶貴的時間。人生能有幾個十年和七年？七年前，我採訪的筆記，你寫的《親筆供狀》，你視為比生命還寶貴的日記和書信都在我手邊，整整放了七年。我手中如捏著一團火，這火又慢慢燃燒開去，一直燒灼著我的心。我的心真如火燒著那麼疼……

你我都是唯物主義者。我自然知道，你現在再也聽不到，也看不到身後的一切。你活著時，能認識你該有多好。也許，我也只能隨俗地默默地同情。也許，能躲在一角和你悄悄地深談。可惜這些都做不到了。我所能做的，是把我們知道的你寫出來，介紹給你如此熱愛的年青的一代。

這也並不那麼容易。我現在就來告訴你。我知道，王申西同志，你是聽不見的了。只是，你愛著的親人，朋友和同時代人會看到和聽到，這和你聽到，應當也差不多。我這樣安慰自己。生者和死者的對話，那傳誦千古的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和蘇東坡的《悼亡詩》，不都是流傳下來，給千千萬萬後來人看的嗎？在寫的人感情上，首先是給留在記憶中的親人和故人聽的。和你是同志，是朋友。生前雖不相識，這些年的文字交

往，已使我在思想感情上居為你的朋友和同志。我禁不住要告訴你，關於你、圍繞著你身後發生的事情。你活著的時是那麼「卑微」，被人像草芥般任意踐踏，像牲畜般隨便宰割，如塵埃似地被隨意忽視。你永遠不會想到，也不會知道，在你身後，引起那麼多喧囂，那麼多人注意。包括許多大人物，甚至有人還為你掉下懺悔之淚哩！這些，我都要一一告訴你。

那是1980年秋天，人民日報兩位副總編輯，給我布置一個緊急任務，要我趕到上海，去採寫一位「張志新式」的人物。張志新，你也許不知道，哦，你肯定不知道。那是一位堅強的共產黨員。和你一樣，她對「橫掃一切」的「文革」不滿，敢於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她的命運和你一樣，只是早在你之前，在「文革」中便慘遭殺害。比你幸運的是，粉碎「四人幫」後，她的事跡公佈於世，引起千萬人的崇敬。現在，人們發現了你，要把你當成第二個「張志新」。我知道，逝者已矣，來者可追，採寫你的事跡，至少給活著的人，留下一份血的教訓和珍貴的思想遺產。

我急急乘飛機飛往上海。上海幾家報紙、電台和新華社分社，已組成「聯合調查組」。我參加進去，大家立即開始緊張的採訪。

我們趕到你當初懷著極其自豪的心情考進的華東師範大學，找了校黨委書記，多次監管你的保衛工作幹部，還有一些老師和同學，初步了解一些情況。原來，你是1963年十七歲時，以480分的優秀成績（當時只考六門，滿分為600分）考入華東師大物理系的一名青年學生，本應於1967年畢業。「文革」時你橫遭當局迫害，竟長期留在華東師大，當了十年「待分配學生」。這在世界教育史上，怕是罕見的獨一份！

我們拜訪了上海市委書記、市委常委和辦公廳主任。你再也不會想到，你活著時也許永遠不會見到這些負責同志，如今都很熟悉你的情況。他們談了為你平反的全過程。你的姨夫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多次給北京寫信，上海也有許多人支持。為了討論你的平反問題，市委書記陳國棟苦笑著告訴我，市委常委竟開了十九次會！你感到驚奇嗎？判你死刑，扼殺你寶貴生命時，原來的上海市革委會常委會只討論了短短六分鐘！為你平反，為你伸冤，現在的市委常委竟討論了十九次！每次三小時吧，便有570小時，3420分鐘，是6分鐘的570倍！古往今來，也難得看到這等奇異的事啊。王申西同志，你能想得到嗎？

上海市委常委會開會十九次，說明意見分歧很大。你不應被錯殺，這是一致意見。但在如何評價你以及怎樣為你平反，爭論卻很激烈。一種意見是，你是理論上有卓越成就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為探索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真理而獻身，應像宣傳張志新一樣，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宣傳；一種意見是，你是刻苦學習、好學深思、追求真理的好青年，政治上應當公開平反，但也不必大事張揚；還有一種意見是，你在政治思想上還是有「嚴重錯誤」，判死刑是重了，卻依然是個「思想犯」！你看這些分歧意見有多大。分歧意見背後，是當今社會各種思想政治力量的較量。

我拿到了市委辦公廳鉛印的你的《獄中供狀》和平反經過。看完你在短短六天中揮筆急書的六萬字的《供狀》，王申西同志，我被你在理論上的真知灼見震懾住了。我馬上同意第一種意見，認為你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已經不是「四人幫」時代，也不是「兩個凡是」時代了。那時，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者」的桂冠，僅僅戴在一兩個人頭上。按照如此荒唐的邏輯，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又怎能說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我很氣憤而且驚奇。像你這樣熟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那樣艱苦條件

下盡量收集國內外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料，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剖析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如此透徹地分析、批判「文化大革命」，在理論上和指導思想方面得出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政策基本吻合的結論。你為甚麼不能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

懷著強烈的義憤，我們要求調閱封存在上海市高級法院有關你的所有原始材料。

幾經周折，我們終於從法院抱回一大堆。我們幾個記者，在康平路一間办公室里，緊張地傳閱和摘抄。你從初中一年級到大學時代寫的日記就有八厚本。觸目驚心的是，你竟咬破手指，在第一本日記的扉頁用鮮血寫下立志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那天真而又鄭重的誓言。從稚嫩的筆跡到逐漸老練的筆跡，你的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學習、勞動、思想、觀察和痛苦、惶惑與不安……一一顯現在我們面前。日記是你「最忠實的朋友」。你生前不允許他人翻閱，甚至當學院團組織要你「交出日記」便可考慮你入團作為交換條件，你也憤怒地拒絕了。「文革」初期，你的哥哥、弟弟十分擔心你的日記會帶給你來橫禍，竭力勸你燒毀日記，你堅決不肯。多麼不幸啊，這些日記，「四清」時被你同班同學的班長偷偷看了，「文革」中終於被抄走，作為「罪證」展覽。你被皮鞭抽打得在滿地翻滾，你被抓進監獄……現在，我們看著你這用生命和鮮血寫成的心靈的記錄，怎不感慨萬端！你給你心愛的姑娘寫的信有十九封，何等驚人的才華洋溢的篇章，有一封談音樂的信竟洋洋萬言。我真的沒有想到，你，一個攻讀物理專業的大學生，熟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通曉四門外語，竟然對音樂也如此熱愛，並寫出這樣精辟深刻的見解！你的「思想檢查」有幾十萬字，審訊記錄有厚厚好幾本，還有各種各樣的卷宗……

看完這些材料，我感同身受，又憤怒又悲痛。你短促的不幸的一生，便似在我眼前閃過。我似乎看到，天真活潑的你，在給弟弟講故事，讓大家湊出錢來，去買你心愛的一本書。我看到，你一趟趟跑圖書館，夜間打著手電筒，躲在被窩裏看你如此依戀的書。我看到，你以480分（當時滿分為600分）的優秀成績考入華東師大，全家和你是那樣地高興啊！我看到，你如飢似渴地學習著自然科學，立志攀登科學高峰，還廣泛閱讀社會科學和文藝書籍。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你常常飢腸轆轆，還要從少得可憐的助學金中，擠出一兩塊錢給你可憐的父親。「教育改革」開始了，專業課程和外語教學被大量削減，每周都要花十幾小時上政治課，還要下廠勞動。一心攀登科學高峰的你不理解，你惶惑不安。你參加「四清」，積極爭取入團。你心愛的日記被同學偷看，政治輔導員脅迫你交出日記，才考慮你入團問題。你憤怒而又傷心地拒絕了。「文革」風暴開始不久，你便科學地預言，這是一場「災難」，「將使中國倒退至少十年！」這是多麼難得的犀利見解啊。但你還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和同學一起到了北京，想接受偉大領袖的檢閱，卻從隊伍中被趕了出去。你躲在空蕩蕩的教室，學習第二外語——英語。災禍從天而降，你被抄家，被打得死去活來，被關進牢房。你在牢房又學了第三門外語——德語。放出後留校監督勞動。你在「五七」幹校，不准你再學習外語和自然科學專業。你轉向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資本論》照亮了你的眼睛。你的世界觀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哦，王申酉同志，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你在那堆放農具的雜亂的房子里，孜孜不倦地啃著一部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你踽踽獨行在南京路上，春節期間你無家可歸啊。一次又一次的勞改、釋放，沒有消磨掉你的意志，你砥煉得更堅強了，因為你具有了科學的世界觀。「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你憤怒，周總理的逝世使你悲痛萬分。你一個人徘徊在人民廣場，夜不成寐，又幾次從夢中哭醒過來。天安門事件使你振奮，你看到了民族振興的希望。不久，一位身材頹長、面容姣美的姑娘悄然走進你的生活。她理

解你，同情你，不因為你是個「政治嫌疑犯」而歧視你，躲開你。相反，她欽佩你的學識，愛慕你的才華，崇敬你的品格。短短兩個多月，你給他寫了19封熱情洋溢、文筆優美的情書。這不是普普通通的情書，有的如政論般雄辯，盡情傾吐你的世界觀和政治觀；有的表述你對音樂、文藝的見解。當然也有不少對姑娘愛慕的深情流露。但是，可悲而又可憎的是，萬能的保衛科不放過你，居然到姑娘做工的工廠破壞你的名譽，說你是甚麼「政治上反動，五毒俱全」的「危險分子」。姑娘害怕了，畏縮了。你毅然退回姑娘給你的信，收回自己的信，準備拋捨那一度曾使你如此幸福而現在不得不放棄的愛情。你胸懷坦蕩，不願使姑娘與你分手時對你留下誤解，你要寫一封全面闡述你的世界觀特別是政治觀點的長信給姑娘，約定時間交給她。你正在寫信，不幸趕上「偉大領袖」逝世。一直奉命在暗中監視你的工人肆無忌憚地搶去了純屬你私人的信件，作為「罪證」！你再一次被關進牢房。

我們看了關押你的牢房。不到十平方米的囚室，要關押十幾名犯人。你在牢房仍孜孜不倦閱讀隨身帶來的幾本馬列著作。你寫信要求父母再給你多捎來一些馬列書籍，這個完全正當的要求也遭到拒絕。「四人幫」粉碎了，你欣喜若狂，以為苦難終於到了盡頭。你滿心希望而且相信，能把你的學識、你的才能奉獻給你心愛的祖國。你不止一次遙望鐵窗外的天空……萬萬沒想到，在「兩個凡是」指揮下的專政機器，正在無情地運轉……一次次提審，你坦然回答，並在六天內寫出六萬字的《供狀》。我來到你書寫《供狀》的地方。一張三屨桌靠窗放著，窗外是兩株榆樹和一叢月季。如今榆樹蒼翠欲滴，嬌艷的月季盛開。它們都是你書寫《供狀》的見證！可惜它們現在生機勃勃，而你卻永遠離開人間！

我們來到「公審」你的普陀區體育場，遙想三年前大雨如注，你被押進會場，猛然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無情判決！你怎能想到如此致命的判決。不容你張口說話，你被立即押上「囚車」，立即開赴刑場。我們坐著吉普車，從會場趕到刑場，路上只花了三十分鐘時間。這也就是你生前走過的最後一段路程的時間。刑場原是靶場。陪我們來的有當時執刑的刑警。他木然指了你最後站立的地方，又取出行刑時用的手槍，還給我們看了你中彈後的照片。啊，那真的是慘不忍睹啊！

哦，在法院卷宗中，還保存著你考入大學時的准考證，上面有你一張小小的照片。你五官端正，清秀的充滿稚氣的眼睛天真地看著我們。此刻，那張行刑的照片，只見你血肉模糊，圓睜著一雙憤怒的眼睛。你是在向天空、向大地、向生你養你的祖國和人間慘痛地質問：為甚麼要殺我？為甚麼？為甚麼？

我們訪問法院和公安局的同志，此時他們目光呆滯，面部毫無表情。他們聲稱是：「奉命拘捕」、「奉命審訊」、「奉命判決」、「奉命行刑」！確也如此，專政機器，向來是奉命行事，哪有甚麼司法獨立？

我們和你的哥哥、弟弟、姨夫談了話，到醫院看了你中風癱瘓的父親，到西藏中路你家中看了至今還不知道你已被處死刑的可憐的母親。那低矮的閣樓，是你的住處。我看到你十次抄家後殘留的一百多本書和好幾本外語辭典。你短短的一生，究竟看了多少書啊！

我們和你的女朋友談了話。她流著淚，講了和你相識、相愛以至痛苦地分手的經過。風雨中，她帶我們到虹口公園。她講了和你唯一的一次逛公園的情景。你們在魯迅墓前坐了很久，你給她講了魯迅偉大的一生。她在你「坐牢」時偷偷到你家中去看過你母親，

求你母親原諒她傷害了你。這能怪她嗎？我想，你早就原諒了她。她奉「父母之命」又重新結婚，婚後生活並不幸福。她箱底至今珍藏著你的照片，她深深地苦苦地懷念著你。

我們還和在困難中幫你借書又遭到誣陷的那位善良的中年女工談話。她文化不高，至今還牢牢記得你對她講過的歌德的名言。

我們再次仔細地翻閱法院卷宗，又看了當時的上海市革委會常委討論五十多個判決死刑案件的記錄。真是殺氣騰騰，平均六分鐘討論一個案子，不住的「殺」、「殺」、「殺」！粉碎「四人幫」時，全國一片歡騰。我們高興得真是太早了。我們怎能想到，半年之後，中國還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我在華東師大採訪，下雨路滑，摔了一跤。剛從醫院包扎出來，又被一輛自行車撞翻在地，扭傷了腰。一起採訪的同行好心勸我回北京治療。我咬咬牙，挺住了。我們一起商量了提綱，分頭寫了草稿。

回到北京，我拜訪了當時原定「死緩」而後來卻被他改為「死刑，立即執行」的原上海市法院院長。他的臉色很難看，看來心情沉重。他把他的「檢討」給我看了，還流了淚。他承認，由於他的「私心雜念」，害怕被看作「右傾」，把對你的判決「升級」了！公平一點講，不能全怪他。我查了會議記錄，在會上「升級」的有十幾個。即使他不報，你也可能在會上討論時「升級」。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幾個人一句話，便能打開「地獄之門」。法制、良心、良知統統算不了甚麼，重要的是「政治態度和立場的堅定」！

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了初稿，打了小樣，送給中央主管宣傳的負責同志。他對我客客氣氣地說：「大作拜讀了，寫得有感情。不要公開發表了吧，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吧。哈哈！」一聲「哈哈」，我寫的文章和你一樣，也被判了「死刑」！

在我一生中，因各種各樣原因，稿子被「槍斃」的不少。但聽到這樣的回答，還是第一次。「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在當代便永無出頭之日了嗎？

我如此詳盡地告訴你這些採訪、寫作以及稿子的命運，你當然是聽不見的了。你泉下有知，也許只會緊皺雙眉，默默無言。你早已習慣於這些冷淡的待遇和屈辱的打擊！然而，那是「文革」時期和70年代啊。如今是80年代的中國。我忘不了你要將你的一生寫出來奉獻給後來人的強烈愿望。這個愿望在你生前連同你一起被殘酷地槍殺了！我有責任實現你血寫的囑托。

過了四年，1984年盛暑，我又把稿子改寫一遍。我實在放不下它！北京一家出版社把稿子拿走了，表示願意出版。不幸，這家出版社剛創刊的雜誌上，登載了一篇不合時宜的文章。雜誌夭折，出版社負責人作檢查。他再也不敢冒風險了。我知道他十分為難，主動把稿子要回來。

稿子、你的《供狀》、日記和書信搞抄，又靜靜地躺在我的抽屜裏，一躺又是三年。我真的如捏著一團火，憤懣而又不安。偌大中國，難道竟找不到一個地方願意表表你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篇章？難道真的只能「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王申酉同志啊，我深感到對不起你。80年代的中國畢竟不是中世紀的中國。感謝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們願意出版這本充滿荊棘的小書，而且慨然應允，同時發表你的《供狀》和日記、書信

摘抄。

我鬆了一口氣。

血的教訓是慘痛的。你為甚麼慘遭槍殺在1977年？採訪中，寫作中，我一再苦苦思索。中國的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統治長達兩千多年，這在世界各國是少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沒有深入批判封建主義意識。匆匆忙忙進入社會主義，批判、鬥爭的鋒芒總是對準從來沒有佔有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封建意識反而在一種「革命」的外衣下泛濫起來。「尊崇皇權」是封建意識的重要部分。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只不過是「封建皇權」的變形。「文革」中有所謂「惡毒攻擊」罪。粉碎「四人幫」後，「兩個凡是」的陰影籠罩著中國，連同那個「惡毒攻擊」罪也照樣流行。凡是所謂「惡毒攻擊」，就要「狠狠打擊，直到殺頭，決不手軟」！王申酉同志，你死於封建餘毒之手，死於「兩個凡是」的利劍下！

現在，你的《供狀》和日記、書信就要和廣大讀者見面。任何一個不帶偏見、有正常頭腦的人看了你所寫的，了解你的想法，怎樣也不能得出你「有罪」的結論。相反，會欽佩你的學識，欣賞你的才華，同情你的遭遇，痛恨和詛咒那扼殺了你年輕生命的封建主義流毒！

今天我們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必須毫不留情地肅清一切封建主義和剝削階級的腐朽意識，加強民主和法制的建設，這才能杜絕像你遭到的那種悲劇的重演。

歷史上有不少科學先驅，為維護科學的真理而獻身。中世紀歐洲的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活活燒死了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因為他堅持和維護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地動說，打破上帝創造世界的神話。科學的真理即使遭到火焚、槍殺和種種酷刑，依然禁止不了它的傳播。王申酉同志，你年輕有為的生命過早地被消滅了，但你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剖析中國社會而產生的許多想法，今天已成為中國的現實。這是對你最大的安慰。